

形式，来间接地推动非遗的宣传强度，但这些传承的成本都相对较高，在短期内也相对难以帮助大众去具体认识相应的非遗，因而，基于“互联网+”的视域之下，可以很好地解决了传统媒体电视对非遗文化传承的困境，巧妙地利用网络新媒体的服务用户众多的特点，来设计出优良的相关app的界面，来多方面地、有针对性地去促进非遗的保护及传承工作。譬如，app开发者可以根据时下公民对非遗艺术的认知与理解，将app细分为有更多模块的、更多功能、更加具体的内容的界面，为使用app的公民打造出一种积极的中华文化气息，吸引住更多的app使用者，并能够逐渐地借助于“互联网+”的热潮，将app的使用更多地推向年轻化，特别是一些有关于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能够十分有力地通过app的应用，将更多详细的、富有内涵的文化底蕴以文字、图片、视频等的表现形式，打破了时间及空间上的障碍，出现在大众的眼前，如山西老陈醋的酿制，能够更加详细地为公民显示出山西人独特的“作米醋法”，在白醋的基础上增加了熏醋工艺，改革与创新，正是山西老陈醋名牌持久的原因，从而能够更好地使得这项工艺技能为更多人所熟知。借助互联网的传播渠道，还可以使得一些相对复杂的、精湛的传统技艺，迅速地提升非遗的知名度，如平遥推光漆器髹饰，就能够通过app的平台显示出其高超的成套技艺的制作过程，促进非遗走向更加良好的发展方向。

#### （二）建立健全注册商标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注册商标的申请，具有十分广泛的现实意义，能够十分有利于权利人经济利益的实现，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对非遗的发源地、内容等提供更多的保障，有效地去解决非遗的保护期限的问题，还可以防止非遗在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被一些网络新媒体、组织、个人等进行仿冒、侵害等的不良行为，盲目地谋取流量与热度，另一方面，商标注册的品牌效应也能够有力地促使商业化的形

成，推广了非遗的宣传力度，同时，企业在非遗传播当中的参与，也能够有效地使得当地的经济得以良好的发展，因而，在“互联网+”视域下，建立健全注册商标制度是十分必要且高效的举措。譬如，铜梁县高楼镇火龙文化服务中心在2004年通过了“铜梁火龙”商标注册的申请请求，使得铜梁龙舞这项传统的中华民族优秀技艺能够得到更多公民的重视与认可，促进了非遗保护及传承工作的进行，使得大众能够十分真实地看到吹打乐队、干花队、铁水花队、喷工、火流星等在两条火龙的表演当中的有机融合，同时，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是信息、数据的传播能够进行有效的共享，商标的注册能够为非遗提供了文娱活动、节目制作、组织表演、录像等各种的互联网平台，为大众显示出更加精良的龙具造型、龙舞套路、吹打乐表演、传统服装等的细节内容，极大地拓宽了非遗传承的宣传范围及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非遗保护及传承的成本，帮助非遗教育人才培养的工作进行。

#### 三、结束语

诚然，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与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进程，但也为非遗带来了一定的困境及难点，不仅需要清晰地认识到互联网应用对非遗造成的冲击及挑战，及时地找到问题的突破点，更需要巧妙地将互联网与非遗的保护及传承有机地进行融合，多方面地去推动非遗的长久发展。

#### 参考文献

- [1]王龙.“互联网+”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J].求索, 2017, 000(008): 193-197.
- [2]李夏.“互联网+”视域下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J].包装工程, 2018.

## 试论萧统《文选》与歌行

谢鑫君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从乐府发展而来、盛行于唐代诗坛的“歌行”体历来备受诗论家关注。在到最终定型前，“歌行”体经历了汉魏六朝的诸多文学观、文体观的变化，这时的“歌行”，在诗歌结构、用韵规律、句式格调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

**[关键词]**文选；歌行；诗体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0.08.1136

作为唐代诗坛盛行的文体之一，“歌行”体受到历代诗论家的关注，论者一般将“歌行”置于诗体观中展开研究。关于其形成与首创，有学者认为自曹丕《燕歌行》始，有认为自鲍照始，还有学者认为其正式形成是刘希夷《代白头吟》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但都难以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

#### 一、“歌行”即乐府

“歌行”一词，最早见于沈约《宋书·乐志》，指的是乐府歌辞，而不是一种具有独立意义、区别于别体的诗体。与产生于唐代的格律诗不同，歌行一体历史悠久，有论者将其源头追溯至远古时代的《击壤歌》。汉魏以后，这一诗体经历了发展壮大的历程，至唐代最终定型。唐以后的历代诗话对于歌行的缘起和概念多有论列，然姜夔、胡震亨、徐师曾等人关注的都是唐代已趋成熟定型的“歌行”体，并非汉魏六朝时正在形成中的“歌行”，二者相去甚远。

据《宋书·乐志》，可知汉魏六朝时的人们将“歌行”与“乐府歌辞”等而视之。薛天纬先生首先提出了“乐府七言歌行”与“非乐府七言歌行”的概念，本文参考其定义，将《文选》所收歌行分为“乐府歌行”与“非乐府歌行”。“乐府歌行”指《文选》卷二十七、二十八“乐府”类所收的以乐府古题或自创新题而作的诗，共40首，其中大部分属于“相和歌辞”类，个别属于“杂曲歌辞”；“非乐府歌行”则散见于其他诸卷，如卷十八嵇康《琴歌》，卷三十四曹植《七启》等。

#### 二、“歌行”是以五言为主的歌

胡应麟《诗数》内编《古体下》称：“七言古体，概曰歌行。”即七言古诗都是歌行，但歌行并不都是七言。《文选》“乐府”类收诗40首，就诗题而言，有“X行”31首，“X歌”1首，“X篇”3首，“X吟”2首，“X引”1首，“X词”1首，“X曲”1首。其中：曹植《名都篇》《美女篇》《白马篇》都是以首句名篇；《东武吟》《白头吟》又作《东武吟行》《白头吟行》；《箜篌引》又题为《野田黄雀行》。此外，“X行”中有“X歌行”7首，共5个不同的诗题：《伤歌行》《长歌行》《短歌行》《燕歌行》《放歌行》，“X歌”只表示歌辞，“行”表示曲调。除石崇《王明君词》、陆机《前缓声歌》和谢灵运《鼓吹曲》外，皆源于乐府“行”诗。乐府行诗用鼓点伴奏，音节繁促，与之响应，“行”诗一般具有语言流畅，语意反复，节奏急促，层次分明的特点。乐府传统中的“行”诗诗句字数自三字至九字不等，有杂言、五言齐言，以五言齐言为主。《文选》所收据“行”类乐府诗题而作的“歌行”也以五言齐言为主。总《文选》“乐府”所收歌行而言，有七言1首，四言3首，杂言1首，五言35首。可知，此时的文人对七言产生了一定的兴趣，诗风的变革已见端倪，但五言诗仍然是诗歌的主流。

#### 三、承袭前代的传统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追根溯源，中国古典文学的任何类别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风骚”传统的影响，在继承与变化中，此时的“歌行”诗既受“风骚”的影响，又延续了汉代文人的一些创作特点。《文选》卷十八嵇康《琴歌》，其词曰：“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餐沆

澹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琴歌》源自骚体《琴赋》，抒写了作者的游仙之想。卷三十四收曹植《七启》，其中有歌曰：“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兰蕙兮为谁修，宴婉绝兮我心愁。”逐句押韵，缘事而发抒发个人性情。卷三十五收张协《七命》之《采菱歌》：“乘凫舟兮为水媼，临芳洲兮拔灵芝。”后二者虽未独立成诗，但察其文字，实为“歌行”。可以看到，这些七言诗句在语言辞藻、“兮”字的使用、诗句的节奏等方面都明显受到骚体的影响。被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独立的完整的七言诗”的张衡《四愁诗》被收于卷二十九“杂诗”类下，卷三十“杂拟”类另收有张载《拟四愁诗》，傅玄亦有作（《文选》未录）。尽管拟作有时带有一定的“游戏”性质，傅玄作序也说“聊拟而作之”，但仍可以看出张衡《四愁诗》对当时文人的一定影响，齐言的七言诗受到关注。

#### 四、顺时新变的风貌

一方面，在拟作的古题之外，还有一些诗题为诗人新创，如曹操《短歌行》《苦寒行》、曹丕《燕歌行》、曹叡《悲哉行》等。《短歌行》为缘事而发的表情达意之诗。《苦寒行》将写实与抒情交糅，以第一人称出之。《燕歌行》具有摇荡人心的抒情性质，代言的“思妇”题材有深远影响。《悲哉行》，陆机《歌录》曰：“魏明帝造。”此外，曹植首创的五言“篇”诗，以赋法入诗。《文选》所收古题歌行，一般在18到24句间，多者有《日出东南隅行》40句，少如《长歌行》10句，曹植所创的三首“篇”诗均有30句，使诗的容量大增，为初唐七言大篇提供了赋咏体物的篇法结构。另一方面，较古辞而言，《文选》所收歌行在歌辞的抒情性上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摆脱了乐府的音乐歌辞性质后，歌行的内容出现了新的风貌，一是写时事，二是抒怀抱。写时事如《饮马长城窟行》《从军行》；抒怀抱如《放歌行》《善哉行》，本用于叙事的诗体被诗人用以寄托自我情感，由娱演之辞变为文人之诗。

#### 结语

从《文选》收诗来看，似乎此时的歌行仍以五言为主，但在《文选》之外，歌行的创作在字数上已出现更多新变。文人歌行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发展，最终在唐代的定型并成熟。《文选》作为一部收录了六朝前重要文学作品的总集，探讨其中的“歌行”，对于这一诗体的诗歌形态的形成、表现功能的变化等有一定的意义，依据《文选》文本考察当时的“歌行”十分必要，值得学人注意。

#### 参考文献

- [1]郭茂倩.乐府诗集[M].中华书局, 1979.
- [2]薛天纬.唐代歌行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3]葛晓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J].文学遗产, 1997(05).
- [4]王莉.论歌行体的缘起及其在先唐的流变[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2).
- [5]马晓东.乐府诗与歌行体诗歌探析[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6).